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### 第十回 譚忠弼觀君北面 婁潛齋借友南歸

話說譚孝移午睡，做下兒子樹上跌死一夢，心中添出一點微恙。急想回家，怕兒子耽擱讀書。也知內人必請先生，但妻公一去，極難為繼。又想王中是精細人，必不得錯，但擇師之道，他如何曉？又想孔耘軒關切東坦，必有妥辦，又想大喪未闋，如何動轉？或者程嵩淑、蘇霖臣、張頰村諸公，代為籌劃，又恐築室道謀，不能成的。左想右算，不得如法。欲將回去，又想保舉一事，乃是皇恩廣被，因兒子讀書小事，輒想放下，那得一個窮廬書愚，竟得上覲龍顏，這也是千載一遇的厚福，如何自外覆載？少不得在讀書軒上，日看柏公所送書籍，滌煩消悶。有時柏公來園說些話兒，添些老來識見。猛的一日，鄧祥、德喜兒飛跑上軒來，說道：「婁師爺來了。」抬起頭來，只見婁潛齋已進的房來。正是他鄉遇故知，況且是心契意合的至交，更覺歡喜。連鄧祥、德喜兒，也都喜的呆了。敘禮坐下，兩家家人各磕了頭。孝移便道：「昨前閱邸鈔，見潛老高發，喜不自勝。已從提塘那裡，寄回一封遙賀的書信，未知達否？」潛齋道：「累年多承指示，僥倖寸進，知己之感，銘刻難忘。但弟是十月，即起身來京，所賜尊翰，實未捧讀。」孝移道：「為何來京這般早？」潛齋道：「此中有個緣故。原是舍表弟宋雲岫，有一宗天津衛的生意，今冬要與伙計們算賬，攜我同行。家兄也極願意叫一搭兒來。且盛價王中，掛慮老長兄客寓已久，極力攬掇。多蒙嫂夫人贈贖二十兩，曲米街王兄十兩，即此鳴謝。還帶了一個布縫的包封，一並交納。」即命跟隨的小廝多魁——「這就是舊年老哥到舍下，誇的學織荻簾兒那小孩子，如今也長成人了。」——將包封交與德喜。

孝移直覺得喜從天降，還疑是夢由心生。遂吩咐燙酒。鄧祥早已安排停當，擺酒上來。吃酒中間，孝移問：「如今宋兄在何處？」潛齋道：「前二日，弟已同表弟午時進了京，尋店住下。舍表弟在外邊去了半天，不知怎的探聽得他的伙計，有些嫖賭的勾當，把本錢虧損。一夜也沒睡得著。次日即上天津衛去。臨走還說，沒得工夫來看譚兄，著實有罪。待天津回京，即行拜謁。托弟先為奉達。弟在店中，並不曉得長兄寓處。長班們到晚間說，長兄在此作寓。他今日引的到門首。弟進來時，他說有一宗吏部緊文書，要去投遞。」孝移道：「婁兄可搬到這裡同寓。」婁潛齋道：「若地面寬綽可以聯榻，自然遵命。」孝移即吩咐鄧祥道：「你可套車，同婁老爺的人，上店搬取行李到這裡來。回來再鋪一張牀。」鄧祥道：「知道。」二人自去辦理。婁、譚杯酒往來，問些家中兩學生讀書功夫。潛齋也問了些各省保舉曾否齊集，引見在於何日，守候日久作何遣適的話。酒已吃完，日色西沉，行李搬來，牀帳設妥。二人晚間剪燭說話，至雞鳴時方寢。

自此二人旅處不孤，各不岑寂，論文說經，頓覺暢快。不覺日月荏苒，早至正旦。雖肴核略具，仍未免動些鄉思。到了燈節，兩人晚間看燈一回，果然帝都繁盛，有許多想不到、解不來的奇景。轉瞬到了二月初一日。孝移禮部過堂，方才曉得通天下保舉賢良方正。時已齊集輦轂。回來告於潛齋，潛齋賀道：「面聖在即，不勝代為欣忭。」孝移答道：「文戰有期，捷音不日到耳。」自此潛齋進場事務，孝移皆代為經營，不叫潛齋費心。無非俾之靜養，以決一勝之意。及到了場期，孝移同至場門新寓。這送場，接場，俱是孝移親身帶人料理。三場已畢，復回讀書軒候榜。寫出頭場文字，孝移看了，預決必定入彀，潛齋謙遜不迭。孝移道：「此舉不勝，弟情願絕口不復論文。你我至交，豈作場前盲贊之態。」潛齋亦知孝移是能文高手，賞鑒不差，本來場中就覺得意，因亦默為自負。

此時禮部啟奏科場事務，並附奏天下保舉賢良方正共九十四人，俱已到部，伏請引見之期。奉旨於二月二十五日帶領引見。一時禮部預集保舉人員，到部演禮，諭以拜跪務要整齊，奏對務要清朗。到了二十五日，禮部司官，帶領一班保舉人員，午門肅候。嘉靖皇帝御了便殿，一起人員俱按省分挨次而進，十人一班，各奏歷履。天顏有喜，目顧閣臣說道：「各省撫臣，遴選尚屬詳慎，可嘉。」須臾聖駕還宮。禮部引一起人員出朝。遲了幾日，各長班俱向禮部打聽消息，鈔出部臣奏議硃批回寓。

只見上寫：

禮部奏，為遵旨速議事。臣部於二月二十七日申刻，接到內閣奉硃批：「這所保舉賢良方正，其如何甄別擢用之處，著該部速議明白具奏。欽此。」臣部欽遵。謹查宣德二年保舉之例，在內以中、行、評、博用，在外以通判、同知用；其有年衰病情願終養者，聽其回籍，許以正六品職銜榮身。臣部請照例辦理。如蒙俞允，臣部秉公詳驗，甄別內外，另行啟奏，即將各保舉年貌冊籍，移交吏部，按缺選授。謹奏。

奉旨：「知道了，依議。」

卻說旨意一下，各省保舉人員，有靜候驗看者，有營運走動者。內中亦有投呈禮部情願終養者，有自陳年愈五十不能稱職者，亦有告病者。孝移也要投遞告病呈子。這鄧祥、德喜兒正打算隨主榮任，辦理行頭，忽聞這話，急的要不的。長班也極為攔阻。孝移寫就呈子，遞於潛齋看，潛齋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前代以選舉取士，這是學者進身正途。異日展布經綸，未必不由此發腳。況守候年餘，今日方被皇恩，如何忽而以病告休，實所不解。」孝移道：「告病原非虛捏。弟自昨年進京，水土不與脾胃相宜，飲食失調，且牽掛家務，心常鬱鬱，因有胃脘疼痛之症。潛老不信，請問兩個小價。」鄧祥接口道：「去年八九月，原有兩三次胸中不爽快，入冬以來，再也不曾犯著。」潛齋道：「這樣說，乃是偶爾小恙，何足介意，為何遽然告病？長兄無非留心家計，其如皇上天恩何。」孝移吩咐家人：「你們外邊伺候，我與婁爺說一句話。」鄧祥等退避。孝移移近潛齋道：「年來閱邸鈔，向來海疆不靖。近日倭寇騷動的狠，沿海一帶州縣，如嘉興、海鹽、桐鄉，俱被荼毒。

原其所始，總由日本修貢入中國，帶有番貨至內地，由市舶司太監掌之。這太監們那曉得朝廷柔遠之道，其貪利無厭，百倍於平人，斷斷未有不秉權逞威而虐及遠人者。即令太監少知自斂，而跟從之廝役，差使之胥皂，又決乎沒一個好的。中土無業之民，失職之士，思藉附外以償夙志。如宋素卿、徐海、麻葉，皆附外之最著者，竟能名傳京師；所寵之妓，如王翠翹、綠珠，亦皆雷灌於沿海將軍督撫之耳，思賄之以得內應，則倭寇之虐燄滔天可知。看來日本之修貢，非不知來享來王之義，而導之悖逆者，中國之刁民也。貢人之帶販番貨，不過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，思得中國之美產，以資其用，而必迫之窘之，使懷忿而至於攻劫者，闡寺之播毒也。總之闡寺得志，其勢先立於不敗之地，官僚之梗直者，若必抗之，則觸禍；塌冗者，又必媚之以取容。今竟至於開邊釁，而沿海半壁天為之不寧矣！

目今料朝中必有挑撥人員，兵前聽用之舉，若說弟有心規避，這效命疆場，弟所不憚，此情固可見信於兄；但行兵自有主將，而必用內臣監軍，弟則實難屈膝。此其隱衷一也。況弟即做官，未必能升擢，萬一做起去了，遇見大事，若知而不言，不惟負君，亦負了先父命名忠弼之意；若以言獲罪，全不怕殺頭，卻怕的是廷杖——這個廷杖之法，未免損士氣而傷國體。況且言官無狀，往往觸怒皇上，去年因議大禮，廷杖者竟至一百八十人。雖武宗時舒殿撰諫阻南巡之事，也不過此。又有四五位科道，為參奏汪太宰，俱行罷斥。內中有位馮道長諱恩者，為人忠正，天下聞名，老兄想也是知道的，所言尤為直切，獨被遭戍。背後聽的人說，這個太宰汪鉉，奸邪異常，寵任無比。當九卿在闕門會訊馮公之時，仍命汪某在首班秉筆，因馮公面斥其奸，汪鉉竟下座親批其類。像這等光景，忠義何存？將來在上之人，必至大受其禍，履霜堅冰已有兆矣。此其隱衷二也。

若說留心家事，看來不做官，便當以治家為首務。既做官，則州縣以民事為首務；閣部以國事為首務。弟豈庸庸者流，求田問舍，煦煦於兒女間者？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此其所以告病也。況實在心口兒上，有一塊作祟。」

潛齋知孝移心曲已素，也愁良友鬱結。未及回答，忽的一個客進門，潛齋認得，孝移卻不認得，行了相見之禮，潛齋道：

「這就是舍表弟宋雲岫。」孝移雖不認得，卻是誼關桑梓，不勝忻然。讓坐已妥，彼此略敘寒溫。宋雲岫便向潛齋道：「真正的，三里沒個真信兒。天津這份生意，在省聽說伙計們傷了本錢，急緊到京，見熟問信，話也恍惚。到了天津，誰知伙計們大發

財源。買了海船上八千兩的貨，不知海船今年有什麼阻隔，再沒有第二隻上來，咱屯下的貨，竟成獨分兒，賣了個合子拐彎兒利錢。昨伙計算了一算，共長了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九錢四分八釐。天津大王廟、天妃廟、財神廟、關帝廟，伙計們各殺豬宰羊，俱是王府二班子戲，唱了三天。」譚、婁拱手同聲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」宋雲岫道：「托福，托福。別的不說，總是二公盤費休愁。只要中進士，拉翰林，做大官，一切花消，都是我的，回家也不叫還。」說著早不覺哈哈大笑起來。譚、婁共道：「這個很好。」德喜捧茶上來，宋雲岫道：「這是咱家裡人麼？」譚孝移道：「是。」宋雲岫道：「娃娃認得我麼？我在曹門大街路北大門樓兒住，我姓宋。」德喜道：「認得。」一面散茶，一面磕下頭去。鄧祥也磕了頭。宋雲岫笑道：「轉筒好二爺，好二爺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又說道：「你們在這裡住，我從沙窩門進京，再找不著。昨日到尤老爺、戚老爺處，才問明白在憫忠寺後街。今日才著門兒。到明日，我請二位老爺到同樂樓看戲。叫你們跟班也看看好戲。」

婁潛齋道：「表弟如今在京，別有什麼事體？」宋雲岫道：「別的無事。我當初二十歲，隨你表伯在京走過，今年十七年了。

如今到京裡瞧瞧，住上一個月，還要到天津，同伙計張老二，回咱祥符。」譚孝移道：「這裡房子寬綽，就搬行李，移在一處何如？」宋雲岫道：「我是要到京裡看看，各人便宜。」須臾，擺上飯來。讓坐吃飯。飯完，宋雲岫就要起身。德喜道：「宋爺跟的人，還沒吃完飯哩。」捧茶上來，宋雲岫接茶在手，說道：「我今日出去看條子，揀好班子唱熱鬧戲，占下座頭。不請別人，就是咱三人。我親自來請，與二位添些采頭，好做官。我異日路過衙門，唱堂戲回敬我，不准推辭。我走罷，我還去看看宋門上荇洲汪老爺去。」孝移道：「明日不能看戲。」潛齋極力攔掇，孝移方才應允。雲岫說罷就走，二人送至大門口。雲岫上的車，還說道：「只管放心盤纏，現今咱發了財。來時全然不料有這。」乘車而去。二人回來坐下，孝移道：「少年豪爽的很！」潛齋道：「這表弟是個最好的。為人心無城府，諸事豪爽。他卻不妄交一人，不邪走一步。將來還有個出息。」

到了次日傍午時，宋雲岫來了。恰好二公在寓，進門來拱手道：「我今日來請看戲，江西相府班子，條子上寫《全本西遊記》。我親自進同樂樓揀的官座占定。二公只穿便服，娃娃們帶上墊子，咱就同去。」立催二公各帶一僕，鄧祥套車送去。雲岫坐在車前，一徑直到同樂樓下來。將車馬交與管園的，雲岫引著二公，上的樓來。一張大桌，三個座頭，僕廝站在旁邊。桌面上各色點心俱備，瓜子兒一堆。手擎茶杯，俯首下看，正在當場，秋毫無礙。

恰好鑼鼓響處，戲開正本。唱的是唐玄奘西天取經，路過女兒國。這唐僧頭戴毗盧帽兒，身穿袈裟僧衣，引著三個徒弟——一個孫悟空，嘴臉身法，委的猿猴一般。眼睛閃灼，手腳捷便。若不是口吐人言，便真正是一隻大獼猴。一個豬八戒，長喙大耳，身穿黑衣，手拿一柄十齒釘子。出語聲帶粗蠢，早已令人絕倒。一個沙僧，牽著一匹小白馬，鞍履鞦韆，金漆奪目。全不似下州縣戲場，拿一條鞭子，看戲的便會意，能「指鞭為馬」也。師徒四人，到女兒國界，一個女驛丞，帶著兩個女驛子接見。孫悟空交與天朝沿路勘合，到一國，國主要用印，過站還要迎接管待。女驛丞雙手接住勘合，回朝轉奏國主。這個豬八戒的科誦俳場，言語挑逗，故作搔耳撓腮之狀。這眾人的笑法，早已個個捧腹。女驛丞回朝，這女主登殿。早奏細樂，先出來四個鎮殿女將軍，俱是二十四五歲旦腳扮的，金青銀鍍，手執金瓜銅錘，列站兩旁。又奏一回細樂，四個女丞相出來，俱是三十歲上下旦腳扮的，個個禿頭牙笏，金蟒玉帶，列站兩旁。又打十番一套，只見一個女國王出來，兩個宮女引著，四個宮女擁著。這六個宮女，俱是十七八歲年紀扮的，個個油頭粉面，翠鈿仙衣。那兩個引的宮女，打著一對紅紗燈前導，那後邊四個宮女，一對日月扇，一對孔雀幢，緊擁著一個女兒國國王出來。這女主，也不過二十歲，鳳凰髻，芙蓉面，真正婉麗自喜，且更雅令宜人。再看那些旦腳，縱然不下儕於曹檜，只可齊等乎魏秦。女王霓裳霞裔，看者目為之奪；環珮宮商，聽者耳為之醉。六個宮女圍住上場，念了一套《鸛鳴天》引子，才輕移蓮步，回轉到主位坐下。這女驛丞奏明朝活佛，路過本國，勘合用印的情事。女王俞允，便與四大丞相商量，款待天朝高僧的事宜。四丞相奏了儀注，傳旨，明日迎迓，到柔遠廳上筵宴。即著女驛丞投啟訂期，速回驛伺候；若是有慢，即行梟首為令。

做完此出，下一出即是女主郊迎玄奘師徒，到柔遠廳上擺筵。話要捷說。到了排宴之時，玄奘正坐，左邊是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僧三席，右邊是女主一席，仰面斜簽相陪。這個場中，豬八戒口中不吃素席，搖耳擺腮；眼中卻豔女臣，神馳意羨。

這孫悟空再三把持，怕八戒失儀，卻又不敢手扯口斥。這個光景，早令人解頤不已。那邊席上，女主含著個伉儷之情意，有許多星眼送暖，檀口帶酸的情景。這陳玄奘直是泥塑木雕，像是念《波羅蜜多心經》。這一出真正好看煞人。

再一出，更撩人軒渠處，乃是八戒渴了，曾吃了女兒國子母河的水，懷孕臨盆。上場時，只見孫悟空攬著大肚母豬，移步蹣跚可笑，拘腹病楚可憐。這潛齋欲解孝移的胸中痞悶，笑道：「孝老看見腹脹彭亨麼？」孝移笑道：「今日方解得『豕人立而啼』。」彼此大笑不已。只見這孫悟空扶八戒坐在一個大馬桶上，自己做了個收生穩婆，左右撫摩，上下推敲，這八戒哭個不住，宋雲岫道：「怎的不見女兒國女人？」潛齋道：

「豕四月而生，想是過了女兒國了。」孝移又復大笑。少時肚子瘦了，悟空舉起大馬桶細看，因向戲台上一傾，傾出三個小狗兒，在櫃子上亂跑。孝移笑道：「『三豕』訛矣。」潛齋亦笑。

原來是戲班子上養的金絲哈叭狗。那看戲的轟然一笑，幾乎屋瓦皆震。忽的鑼鼓戛然而止，戲已煞卻。

且不說眾人擁擠而出，這婁潛齋看譚孝移眉目和怡，神致舒暢，不似前日鬱蹙之態。宋雲岫道：「人鬆了，咱也該走罷。」

一齊動身下樓。德喜兒、多魁兒，夾著墊子。宋雲岫道：「就到晉郇館內吃飯。」孝移也不甚推辭。

原來孝移在都中柏公花園居住，為甚的有了胃脘疼之病？

總緣人生有性有情，情即性之所發。若是遇的事有個趣兒，聽的話有個味兒，心中就可以不致鬱結。這孝移住在讀書軒內，雖有花木可玩，書史可看，畢竟是琴瑟之專一，自非聖人，誰能無悶。況且又有家事在心，鞭長莫及，不免有些悶悶。這婁潛齋是孩童時知己，一眼瞧破，想著破其鬱結，所以雲岫說請看戲，潛齋便從憑。及見了戲，卻也有些意外開豁。譚、婁純正儒者，那得動意於下裡巴人。此段話說，於理為正論，於書上為危言。

單講宋雲岫，邀譚、婁二公到晉郇館，點了幾碟子菜兒，不過是珍錯雞魚，熏醃醃糟等物，吃了數瓶南酒。德喜兒、鄧祥、多魁及宋宅跟的，共成醉飽。開發食飯銀兩。出的館門，一向憫忠寺後，一向沙窩門街。彼此致謝，各拱而歸。

譚、婁徑向讀書軒而來。到了讀書軒，早已黃昏，點上燭台，孝移說也有，笑也有，婁公暗喜不置。心中想到：「人生客居在外，最怕的是有病，有病最怕的是孤身，今早譚兄外邊走一走，便爾精神爽利。」早寬了朋友關心之責。次日，二人坐車上沙窩門，訪著宋雲岫住處，一來回拜，二來致謝。偏偏宋雲岫向荇洲家赴席。將信兒留於店主，徑自回來。

一日，戚、尤二公，先後來拜。譚公不在寓所，二公俱回。

隔了數日，戚公具柬春茗，尤公亦差人投帖，譚孝移俱具了辭謝東兒。婁潛齋問道：「兄言戚、尤二公，情意周密，何以辭他的席面？」譚孝移道：「戚、尤兩鄉親，雖切於梓誼，但官場中還有別客。咱的前程低微，那朝貴視之如泛泛，何苦的樽前一身多泥？即今少為垂青，未免都是官場中不腆之儀注，無意之關切，反誤了咱兩個一日促膝快談之樂。」婁潛齋極為歎服。自是朝夕談論，共閱柏公所送詩文，有疑則互質，有賞心處則互證。以待次月放榜，南宮高發。

誰知到了曉期，禮部放榜，潛齋竟落孫山。潛齋卻不甚屬意，孝移極代婁公抱屈。自己長班來了，與了三百錢，寫了河南婁昭名字，代查敗卷。查來時，只見三本卷面，寫著「兵部職方司郎中王闕」，大批一個「薦」字。頭場黑、藍筆俱全，二場亦然。到了第三場策上，有兩句雲：「漢武帝之崇方士，唐憲宗之餌丹藥。」這裡藍筆就住了。譚孝移道：「咳，此處吃虧，可惜了一個聯捷進士！」閒話中，孝移甚埋怨潛齋策中慧語，殊覺無謂：「總之人臣事君，匡弼之心，原不能已，但要委屈求濟，方成得人君受言之美。故如流轉圓，君有納諫之名，而臣子亦有榮於史冊。若徒為激切之言，致人君被拒諫之名，而臣或觸惡而予杖，或激怒而為殺，縱青史極標其直，實則臣子之罪彌大耳。況潛老以過慧之詞形於場屋，既不能邀其進呈，且暫阻致身之路，此何為乎？要之，弟非以結舌凍蟬助良友也。」潛齋極為謝教。孝移又道：「臣子固不可以慧言激君父之怒，若事事必度其有濟，不又為阿諛取

容輩，添一藏身之窟乎！」潛齋又極為首肯。

一二日間，河南回籍舉子，也有約妻潛齋偕歸的，潛齋以不能遽歸謝卻。緣潛齋之意，想著留京與孝移作伴。見孝移精神爽豁，心下著實喜歡，自己功名得失，反付之適然。

忽一日，孝移不吃夜間晚酌，蒙頭而睡，說是胸膈作酸。

德喜兒泡蓮粉，不吃；問說燙甜水雞蛋兒，也搖手不用；只吃了一口元肉磚茶。潛齋問了幾遍，總言：「微微作酸，無甚關係，妻兄只管放心。」

過了一夜起來，孝移說：「告病呈子，我是一定投部哩。」潛齋因在外邊聽說，浙江監軍內臣，果有奏請揀發海疆佐貳人員沿海備倭以憑差遣一疏。深服譚公料事不差，尚未敢對譚公說。且深知譚公是留心經濟之人，斷斷不肯規避。但這本係內臣所奏，到浙必要謁見闈寺，出身之始，先難為了此膝一屈。

恰好譚孝移仍要遞告病呈子，妻潛齋是真正經術之士，明決果斷，即於本日幫長班的，把呈子投訖。

爾時天下保舉賢良方正人員，告病者共有七人，部批候驗。

大人遂差儀制司司官，照司務廳冊子所注各員寓處，親行檢驗。

別處不必詳說。單講到了讀畫軒，驗了萬全堂包丸藥兒票兒，取具「原任吏部司務廳、房主柏永齡，同鄉、河南舉人妻昭，結得保舉賢良方正、正六品職銜譚忠弼，委係患病，並無捏飾規避情弊」甘結，司官回部稟明，大人即於譚忠弼名下，吩咐注「患病回籍」四字，交與經承書辦收存呈詞、甘結備案。

此下單講譚、妻商量南旋事宜。譚孝移道：「讀畫軒住了二年，當備房租交與柏公。」潛齋道：「我亦半年，亦當分任僦價。」孝移笑道：「東君該與西席墊備。」潛齋笑向箱中取出一封道：「此嫂夫人之預墊也。」只見鄧祥跑來說：「宋老爺來。」二人忙出迎接，宋雲岫已到軒中。為禮坐下，道：「我在天津衛，見人家門首插捷報旗，說是京城已開了進士榜。料表兄必然高中，火速進京，到沙窩門街店裡，們房有貼的《題名錄》，方知表兄抱屈。」孝移道：「策上兩句話錯了，便成下科高魁。」潛齋道：「自不檢點，更有何說。」孝移道：「那忘了檢點，就是下科檢點張本。」雲岫道：「譚先生呢？」潛齋道：「已得正六品職銜，告病回籍。」雲岫道：「幾日起程？」孝移道：「不過三日。」雲岫道：「桌面上銀子做啥呢？」潛齋道：「主人房租。」雲岫道：「就是這些麼？」孝移道：「得五六十兩。」雲岫叫跟的小廝說：「提過搭襖來。」雲岫掏出兩封，放在桌面上笑道：「我本意是為中進士拿來，難說未曾中進士，就不拿出來麼？既是決計要走，我如今與二公辦馱轎去。就定於十六日起身。」吃了茶就走，妻、譚留不住，出門坐車走訖。

這二公回到軒上，叫德喜兒拿搭襖來，裝上六十兩銀子，帶兩個辭行名帖，徑上北院而投。這蝦蟆一見，飛告柏公；走的大急，絆了一跤。起來又跑，剛到廳上告說，二公已上階級。

柏公急忙出迎，說道：「老者不以筋骨為禮。」一拱而坐。譚公道：「兩年攪擾，兼聆教益，這十六日旋裡，理應稟辭。」妻公道：「遽爾瞻韓，屢蒙見召，尚未暇拜謝。今附譚兄驥尾，同回河南。轉盼三年，再來登堂。」柏公道：「二公之事，老朽已知巔末。只是遽爾言旋，情不自勝，卻也無可奈何。但再吃我一杯酒兒，少伸微忱。」譚公道：「纏綿二年，無以留別，謹此不腆，老先生胡亂賞人罷。」柏公大笑道：「嘻！二公，我今年八十七歲，我還要這東西做啥呢？我自幼兒就不曉的見錢親，只曉的見人親。我做那芝麻大官兒，日日到部裡，謹慎小心，把我該辦的事趕緊辦完，只怕有破綻，惹出處分來。那各司郎中、員外老先生們，盡有實心做官的，我心中雖極為欽羨，卻從來不曾妄為攀援，流落到那走聲氣的路上，叫旁觀者誇是官場一把手。官兒雖小，著實怕這『一把手』三個字。這老先生們，也就有俯念拙誠，忘分下交的。始而略賜顏色，漸漸的也竟成了性命之交。咳！只因我多話了幾十歲，如今都謝世而去。算將起來，沒人了。內中有幾位，俱是君子路上的人，只是見理太執，有受了廷杖死的，有貶竄遠方不知所終的。最可恨者，朝中若有了專權的官兒，他們個個俱是糊塗厲害，愚而且狠的。這幾位老先生，偏偏要出來和他們兌命。卻不知千古之巨奸大慝，將來總沒有好結局。何況闈宦。譬之猛虎當道，吃的路斷人稀，必有個食肉糜皮之日。這些弄權蠱國的人，將來必有個燈消火滅之時。我若有馮婦本領，就把虎一拳打死，豈不痛快？只因他有可負之隅，又有許多佞鬼跟著，只有奉身而退，何必定要叫老虎吃了呢？及到老虎沒了時，天朗氣清，這正是朝廷蒿目四望，想幾位留為有餘的老成典型，大家整理起來，可憐這君子一邊人，早已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矣！此豈是祖宗養士數百年之意？」

說未了，女婢玉蘭托盤捧出玫瑰澄沙餡兒元宵三碗，分座遞了茶匙。吃完，玉蘭托盤接碗已畢，柏公吩咐道：「你叫廚下焦家女人來。」柏公又叫道：「蝦蟆過來。」蝦蟆站在門邊，焦家、玉蘭俱到。柏公取過小封銀子拆開，乃是八錠兒，笑道：

「掠美市恩罷。」與了蝦蟆兩錠，說：「為你會看狗。」與了玉蘭與焦家各三錠。叫蝦蟆磕頭。「你兩個不謝賞，走罷。」遂推大封，叫德喜兒仍自收住。孝移道：「別無可奉，聊作別敬。」

柏公大笑道：「別敬乃現任排場，弟已告休，二公尚待另日，何必為此？但願二公再來京時，我若未填溝壑，還到南書房居住，或者也顯得『觀近臣以其所為主』；若是沒了我，只望到門前一問，不敢求脫驂之贈，也不敢望出涕之悲，但曰：『此吾故館人之喪也。』那時節老店家九泉之下，就平白添上無數身分。」因指銀子道：「這就算弟之贖儀，叫貴管家收住，路上一茶。弟是萬萬不受的。」譚、妻二公見柏公語言剴切，不敢再讓。又略坐一坐，說要收拾行李，告辭起身。柏公相送作別。

回到讀畫軒，宋雲岫已早坐在那裡。跟定兩個馱夫，在院裡。宋雲岫道：「兩頂馱轎，我已置辦停當。六頭馱子，我亦僱覓妥貼。銀子已開發明白，只用二位驗驗他們的行裝。他們跟來，只問是十六日起身，那日他們早來這裡伺候。到家留他們住一天，賞他們酒錢一吊。路上伺候的好，酒錢再添一吊。」

到那日我早晨就到。我走罷，還要置兩件東西。」說罷出門，馱夫也跟的走訖。

這譚孝移又坐車到戚、尤二公處辭行。妻潛齋照料鄧祥們包裝箱籠搭襖。不多一時，孝移回來說：「二公俱上衙門，有伺候皇上宿齋宮事。帖子留下。」到了次日，柏公送到一席，說不能親往奉杯。晚夕，戚公差人送路菜一甕，隨帶包封家信，說不能看行。少時，尤公差人送上好油酥果子一匣，說是路上點心泡茶。各與謝帖及家人稿封兒。

到啟行之日，宋雲岫來。跟的人提兩把寬底廣錫茶壺，說到轎內解渴便宜，省的忽上忽下。兩個長班，各來送行，譚公賞銀四兩，妻公也與了一封。馱轎已到，兩長班各扶二公坐訖，回首別了雲岫。卻見蝦蟆大痛，孝移極為惻然。馱夫打了一聲胡哨，馱轎走開。鄧祥套車，德喜、多魁坐在上面，壓住行李相隨。霎時出了彰儀門西去。卻說這彰儀門，進的，出的，是兩樣心思。有詩為證：

洞敞雙扇附郭門，來時葵向喜朝暉。

但逢西出常回看，萬里依依戀至尊。

本夕停驂良鄉，投店住下。鄧祥等又復檢點行囊，務要捆紮妥適，以便長行。妻潛齋怕孝移前症或犯，路上難以行走。

看時卻見孝移細閣壁上寫的詩——有旅人詩，女郎題句，也有超群出眾的。孝移心曠神怡，極為欣賞，毫無一點病意。潛齋不勝暢快。因想著繆路揀古聖先賢遺蹟，忠臣孝子芳蹤，與孝移流連一番，足以撥去塵囂，助些興致。至於曹瞞、高洋、慕容、石虎的屯占地方，俱以無何有之鄉置之，恐其敗尚論之興。

早已打算停當，這良友關切至情，可謂周到極矣。次日過涿州，黃昏到店。說張桓侯四言詩、《刁鬥銘》，桓侯美秀多髯，李義山所謂「張飛胡」的考證，孝移歡然。此後，過慶都縣，謁帝堯廟。至趙州橋，說隋匠李椿造，並說俗云張果老騎驢，將壓斷此橋，魯班一手撐住，各鼓掌大笑。過洺州，說李文靖故里，妻潛齋還提起寫匾事，筆法慚愧先賢。過沙河縣，說宗廣平《梅花賦》。至邯鄲縣黃梁夢祠，孝移說：「去年在京做夢，曾到此處，遇見一個官兒，請我做參謀。」彼此又笑起來。過彰德府，說韓

魏公相業。過湯陰，上文王演易台，謁岳忠武祠。

過衛輝，謁比乾墓，看宣聖遺筆。到延津，說黃河故道，遙指濬縣大伾山。

不說沿途考證芳躅。單講到黃河，船走對岸登崖。二公復上馱轎，遙見鐵塔。不多一時，進了古封丘門。德喜引路上蕭牆街，多魁引路上文靖祠西邊衚衕。轎上各謝承攜而歸。